



世纪金榜

最受读者喜爱的青少年文学读物奖

红与黑

(法)司汤达◎著 胡金海◎译写
丛书主编 张 泉



CCTV.com | 世纪金榜
中国教育教辅 黄金展位 星级合作伙伴

司汤达着重刻画的不是客观环境，而是人物内心活动的细致和逼真。于连的爱恨情仇被这样的精工雕刻出来，每一个细微的精神颤动都让人拍案称绝。虽然于连个人的奋斗以断头台为背景而宣告失败，但这却不失为一次对黑暗现实的有力刺痛。

——费迪曼



NLIC2970860296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黑 / 胡金海译写.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6 (2011. 2 重印)

(典藏一生: 我的世界文学名著: 金榜青少版)

ISBN 978-7-308-07557-2

I. ① 红… II. ① 胡… III. ①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缩写本
IV. ① 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1211 号

红 与 黑

丛书主编 张 泉

原 著 (法) 司汤达

译 写 胡金海

责任编辑 陶 杭

封面设计 侯 英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总 发 行 山东世纪金榜书业有限公司

排 版 山东世纪金榜书业有限公司

印 刷 高青泰洁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51 千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7557-2

定 价 15.00 元



目录

Contents

上部

第一章 维里埃尔	3
第二章 谈判	7
第三章 初露头角	13
第四章 小事件	20
第五章 喜悦和沉思	27
第六章 会见	34
第七章 国王在维里埃尔	43
第八章 匿名信	51
第九章 离别	61
第十章 与神父会谈	72
第十一章 神学院	82
第十二章 推荐	95





下部

第一章 初入上流社会	107
第二章 拉莫尔府	115
第三章 舞会	127
第四章 爱与疑虑	141
第五章 相约	155
第六章 秘密记录和一次旅行	169
第七章 爱情的伎俩和征服	179
第八章 执拗的幸福	190
第九章 暴风雨	199
第十章 平静的死亡	212

上 部

一个出身卑微的家庭教师，博学敏感，一位高贵优雅的市长夫人，他们的爱情宛如那朵带刺的玫瑰，在苦涩中泛起香甜，在风口浪尖中，他们隐忍地保存了爱情的温度，但爱的归路又在何方？

维里埃尔



维里埃尔市市长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可是，在一次与家人散步时，他突然决定要聘请一位家庭教师。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他改变了自己爱钱的嗜好，还是自家的小孩捅了什么娄子？谁会成为他家庭教师的合适人选呢？

在弗朗什-孔泰地区，维里埃尔小城算得上是最漂亮的城市之一。红瓦尖顶的白房屋散布在小山坡上；城墙下不远处，是奔流着的杜河，城墙修建的时代久远，如今已残破不堪。

维里埃尔城的北面，遮蔽在汝拉山脉的一条分支中。从山上奔腾而下的流水，在流经小城注入杜河的过程中，为木锯工业提供了动力。这种简陋的木锯工业，为附近居民带来了几分益处。不过，小城的富裕靠的是印花布的生产。

一进城，就会听到足以让人头昏脑胀的轰鸣声，这声音源于一架声音嘈杂、样子吓人的机器。湍急的流水推动着轮子，轮子举起了铁锤，笨重的铁锤在起落间发出巨大的声响，让石街面也随之震动。每个铁锤每天都能制造出很多钉子。一些年轻的女孩往大铁锤下放铁片，铁片瞬间就变成了钉子。如果有旅行者到维里埃尔打听这个震耳欲聋的制钉厂是谁的，就会有人说：“噢！市长先生的呗。”

维里埃尔市市长是一个态度傲慢的高个子男人。他有着大脑门，鹰钩鼻子，头发花白，身着灰色服装，有时还会挂上多枚勋章，

助写作

通过维里埃尔城的景色，带出了木锯动力是怎样产生的，文字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维里埃尔城的北面，遮蔽在汝拉山脉的一条分支中。从山上奔腾而下的流水，在流经小城注入杜河的过程中，为木锯工业提供了动力。

初看上去,颇有市长的派头和某种吸引力。可是,人们很快就能觉察到,他虽然智力狭隘,想象力缺乏,却总是洋洋得意,这的确让人很反感。而且,人们还发现了他唯一的一项本领:欠他的钱需要按时归还,而他欠别人的钱则拖得越久越好。

市长德·雷纳尔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先生。他拥有极为漂亮的房屋和花园,而这完全归功于他经营制钉厂所得的利润。据说他的祖先是西班牙人,在路易十四征服以前就到这儿定居了。

从一八一五年开始,他为自己工业家的身份感到羞愧,所以投身政界,并在那一年成功当上了维里埃尔市市长。

一个晴朗的秋日,德·雷纳尔先生在忠诚大道上散步,德·雷纳尔夫人挽着他的胳膊,一边听他神情严肃地谈话,一边提心吊胆地关注着三个儿子的一举一动。他们的大儿子,大约十一岁,喜欢靠近胸墙走路,当他想爬上胸墙的时候,夫人就会温柔地喊一声:“阿道夫!”那个小孩一听,就放弃了自己的企图。当德·雷纳尔先生谈到从巴黎来的阿尔佩先生时,他感到极度地不快,因为固执的谢朗神父还带着他参观了监狱、医院和贫民收容所。他的妻子战战兢兢地问道:“阿尔佩先生可能给您带来什么损害呢?”他对妻子的这个想法非常不解,甚至都想发火了。正当他想发脾气的时候,妻子却喊了一声。原来二儿子爬上了胸墙,正在上面奔跑,而胸墙足足高出下面的葡萄园两丈。德·雷纳尔夫人不敢喊他,怕他受到惊吓摔下墙来。那个小家伙却很得意自己的勇敢行为,他朝母亲瞅了瞅,发觉她面色如土,赶紧跳下来,向她跑过去。结果,他受到了一顿狠狠的训斥。

他们的谈话方向就随着这个小小的插曲而改变了。

“我一定要把锯木匠的儿子索雷尔弄到家里来,”德·雷纳尔先生说,“孩子们越来越淘气,我们看管不了,索雷尔可以照看他们。他是个年轻的教士,还精通拉丁文,肯定能让他们进步。因为本堂神父说他性格坚强。除了管他伙食,我还想付三百法郎给他。我

助写作

“唯一”的“本领”与后面的对比句,只寥寥数笔,就将德·雷纳尔的嗜钱如命与吝啬表现得淋漓尽致。

学百解

在战争时为了便于射击和阻挡敌人火力可能造成的损害,在掩体前面和战壕边沿用土堆砌起来的矮墙。

学百解

古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西欧各国语言由此发展而来,比如法语、英语等。从中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拉丁语是罗马天主教的公用语。

法国的一个地区，北濒英吉利海峡，位于巴黎和海滨之间，交通便利，建筑业发达，大教堂负有盛名。

字
目
录

曾经怀疑过他的品质，但他受到获得荣誉勋章的老外科医生的宠爱，所以就打消了疑虑。而这个外科医生很可能是自由党人，尽管身份没能证实。他以表亲的名义到索雷尔家住下，并教会了索雷尔拉丁文，还留给他大量的书籍。我本不想让一个木匠的儿子教育我们的孩子。可是，谢朗神父在和我争吵的前一天告诉我，索雷尔研究神学已经三年了，并且计划去神学院。因此，他不是自由党人，而是一位拉丁语学者。”

“还有，”德·雷纳尔先生接着说，并用外交家的神情看着他的夫人，“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尔诺刚给自己的敞篷四轮车配置了两匹漂亮的诺曼底马，十分得意。可是他的孩子没有家庭教师。我要借此维持我们的身份。好吧，那就这么决定了。”

这个突然的决定让德·雷纳尔夫人沉思起来。她曾经是当地公认的美人儿，高高的身材，匀称的体格，看上去有三十岁，可还是非常漂亮。她的神情纯朴自然，有着青春的活力，这种纯洁、活泼和天真无邪的美，丝毫没有掺假。她对自己的出身很自豪，可是从不对丈夫耍手段；另外她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只要让她在美丽的花园散散步，她就知足了。她心地单纯，从未想过评论自己的丈夫，她觉得，和她所认识的其他男人相比，丈夫是最不会让她感到厌烦的。因为他一直彬彬有礼，而且被认为最具贵族气派——当然除了谈钱之外。



我国著名的学者费孝通先生曾经这样说过：“在父母的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子女是他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机会。”尽管市长先生极为吝啬，可是为了孩子，他精心考察，决定聘请品学兼优的于连·索雷尔担任孩子们的家庭教师。每一位父母都关爱着自己的儿女，我们做儿女的，应该理解父母，体贴父母，孝顺父母，用爱回馈父母。



谈判



为了请到于连做家庭教师，德·雷纳尔先生与老索雷尔进行了一场艰难的谈判。一个是嗜钱如命的市长先生，另一个是诡计多端、贪婪狡猾的老农民，这场较量注定充满变数和未知。那么，谈判的结果到底是怎样的呢？双方都达到各自的目的了吗？

次日清晨六点，市长先生走向索雷尔老爹的锯木厂，他自言自语地说：“虽然我和妻子提起了雇家庭教师这件事，可是，我并未想到如果我不去雇佣索雷尔，贫民收容所所长就可能把他抢走。多亏妻子的提醒！不然那位所长会用怎样得意的口气谈到他的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啊！……这个家庭教师，一旦进了我的家门，他还穿黑色教士长袍么？”

正当德·雷纳尔先生聚精会神地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个身高近六尺的农民正忙着堆放木材。此人就是索雷尔老爹。市长的到来好像并未让他高兴起来，因为这些堆放的木材不仅堵塞道路，而且违章。不过，当听到德·雷纳尔先生要雇他儿子当家庭教师的时候，他既惊又喜。因为他一直不喜欢儿子于连，而市长却要用三百法郎的高薪，以及提供伙食和衣服的待遇雇佣于连。不过，他用了一副快快不乐和不感兴趣的神色来掩饰自己真实的内心。诡计多端的农民执拗地拒绝了市长的请求，并说想要征求儿子的意见。从表面看来他不像是做做样子，这让市长很疑惑：“难道瓦尔诺已经向他提过？”

这一句自言自语表现了市长先生因雇佣于连做家庭教师而沾沾自喜的神情，也暗示了市长先生和贫民收容所所长之间明争暗斗的一种关系。

即
作

索雷尔家的水力锯木厂就在溪水边,它由一座敞棚构成,四根粗木柱子支撑着棚顶。溪水推动着轮子,产生了双重机械作用:敞棚中间八尺高的地方,锯子在上下运动,木材被一个简单的机械装置推向锯子,变成了薄板。

索雷尔老爹走近锯木厂,高喊着于连的名字,却无人应答。于是他走进敞棚去找,看见于连骑在高出锯子五六尺的棚顶横梁上,专心致志地看书,根本没有照看机械的运转,他感到非常生气。于连身体瘦弱,不能做力气活,这个可以原谅,可是,索雷尔老爹厌恶的是于连看书的癖好,因为他自己本身目不识丁。

释词义

对某种事物有点变态的爱好。

助写作

一连串生动的动作,把于连挨打的情景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有很强的画面感。

他连叫于连两声,却是白费力气。于连正全神贯注地看书,再说,锯子的响声实在太太,盖过了父亲可怕的噪音。最后,索雷尔老爹不顾自己年岁已高,一下子跳上正在锯着的一个树干,又跳上支撑着棚顶的横梁,猛地一拳,把于连的书打落到溪水里,接着又猛地一巴掌,扇得于连失去平衡,几乎要摔到正在运转的机器横杆中,幸亏老爹用左手抓住了他。

“好哇,懒鬼!让你照看锯子,你却在看那些该死的书!你怎么不在晚上和神父鬼混的时候看那些书?”

尽管被打得摸不着北,鲜血直流,于连还得回到锯子旁自己的岗位上去。他眼含泪水,失去心爱的书的疼痛远甚于肉体的疼痛。“下来,混蛋,我要和你说话!”

机器巨大的声响使得于连又没能听见这道命令,他的父亲干脆找了一根打胡桃的长杆子敲击他的肩膀。于连脚刚一落地,索雷尔老爹就粗暴地推他,让他回家。“天知道他又要把我怎么样!”于连自言自语。他边走边望着刚刚被打落在溪水里的那本心爱的书——《圣赫勒拿岛回忆录》。

于连身材矮小,有十八九岁的样子,虽然身体虚弱,长相也并不很端正,可是很俊朗。他有着鹰钩鼻子和大而黑的眼睛,平静的时候,眼睛散发出的光芒是深沉和热情的;他还长着一头低垂的深

字百解

即核桃,胡桃科落叶乔木,叶椭圆,果实含油量高,木材坚韧耐震,为建筑、军工、雕刻及优良家具用材。

褐色头发,这让他的额头看起来有些狭小;因此他发怒的时候,总是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他的确有着非凡的个性和与众不同的面貌。他长得细长而匀称,这种身材虽然很灵活,可是没什么力气。也正因如此,家里人瞧不起他,而他也讨厌家里人。即使周末在广场上玩耍,他也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不过最近一年以来,凭借他那张漂亮的脸蛋,一些年轻姑娘有时也向他友好地打招呼。但除此之外,他几乎得不到什么尊重。

于连刚进家门,就被父亲那双有力的大手抓住了肩膀。他一阵颤抖,觉得又要挨揍了。

“老实回答我,不准撒谎!”这位老农民对着他的耳朵粗暴地喊叫。他把于连的身体一下子转过来,就像拨转铅制玩具兵一样。在与于连那双又大又黑的泪眼相遇时,老农民那双凶狠、灰色的小眼睛闪烁出犀利的光芒,仿佛要直抵于连内心深处。“臭书呆子,你是怎么认识德·雷纳尔夫人的?还和她说过话?”

“我从未和她说过话,”于连回答,“我只是在教堂里见过她。”

“那你肯定打量过她吧,你这个死不要脸的!”

“从来没有!您也深知,在教堂里,我的心中只有天主。”为了避免挨打,于连装得很虔诚。

“这里面肯定有名堂,”狡猾的农民思索了一会儿,“只是你什么也不说,你这个虚伪的家伙。不过这样很好,少了你,我这里会更好。德·雷纳尔先生让你当他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你去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我马上送你去他家。”

“那能给我什么?”

“吃穿都管,而且还有三百法郎的报酬。”

“我可不愿意当佣人。”

“畜生,没人让你去当佣人,我会让我的儿子当佣人吗?”

“但是,我和谁一起吃饭呢?”

索雷尔老爹一怔。

“像拨转铅制玩具兵一样”,形象地写出了父亲对于连的凶狠和粗暴,让读者感受到父子之间的冷漠。

“混账,你就知道吃!”索雷尔老爹大发雷霆,破口大骂,然后丢下他,去和另外的两个儿子商量去了。此时于连满脑子想象的都是德·雷纳尔先生家会看到的東西。

“哪怕放弃一切,”于连自语道,“也不能和仆人们一起吃饭。如果父亲强迫我的话,我宁愿死掉。我要带上仅有的十五法郎八个苏逃走,抄小路到贝藏松去,这样也不用害怕遇到宪兵,而且两天就能到,到了那儿我可以当兵,如果还是不行的话,我再去瑞士。不过,这样一来,我的前途、雄心壮志、教士职业就全完了。”

次日,德·雷纳尔先生一大早就派人来叫老索雷尔,老索雷尔却姗姗来迟,他进门后先是百般道歉,接着又向市长先生不断行礼。然后,老索雷尔终于弄清楚了他的儿子是和主人一起吃饭,一旦有客来访的时候,于连就和孩子们一起吃。市长的急切让老索雷尔更加吹毛求疵(cǐ),在看了儿子睡觉的地方后,老农民受到点启发,他提出要看看儿子穿的衣服。德·雷纳尔先生取出一百法郎,让他用这钱给儿子定做一套黑色礼服。接着,老农民又提了一个要求,就是如果以后于连不做家庭教师了,这套黑礼服也能归于连所有,德·雷纳尔先生痛快地答应了。老农民仍不罢休,他拖着腔调,慢悠悠地说道:“现在,我们来谈最后一件事,您给他多少报酬?”

“什么!”德·雷纳尔先生十分生气地喊道,“昨天不是讲好了吗?三百法郎,这已经足够多了。”

“您开过这个价,我承认。”老农民的腔调比刚才更加慢了,他眼睛紧盯住市长先生,然后心中一动,说:“我们可以找到更合适的地方。”

这句话让市长大惊失色,然而他马上镇静下来。双方就周旋起来,个个绞尽脑汁,最后狡猾的农民战胜了狡猾的富人,于连每年的工钱定为四百法郎,并且每月一号预付。

为了凑个整数,老农民用阿谀奉承的口气,请求市长先生每月

细节描写
细节描写,即使是一套礼服,老农民也要提出要求,突出于连父亲的唯利是图,爱贪小便宜。



付给他儿子三十六法郎,德·雷纳尔先生愤怒而又坚定地说:“可以,不过这件事情到此结束。”他坚持不肯把第一个月的工钱交给老农民,他强硬的态度让老索雷尔觉得没有再捞好处的可能了,于是说道:“我马上把他送来。”然后便告辞了。

这时的于连怎么样了呢?原来他对此事很疑虑,以为是个骗局,不过他还是很谨慎,为了防止意外情况,他深夜就出去了,把他的书和荣誉勋章送到他的朋友富凯那里。富凯是一位年轻的木材商人,住在维里埃尔的高山上。

他重新出现后,父亲就对他发了一通牢骚,然后要他马上去市长先生家。

于连赶紧出发,可是一走到父亲看不见的地方,他的脚步就放缓了。他觉得有必要去教堂一趟,因为这能净化自己伪善的心灵,更好地面对新的生活。

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疯狂地喜欢上了军人的职业,并十分迷恋战争故事。可是十四岁那年,当维里埃尔开始建造雄壮的教堂时,他突然不再谈拿破仑,转而想当教士,并且经常聚精会神地背诵拉丁文《圣经》,这本书是本堂神父借给他的。善良的神父惊叹于他的进步,于是经常整晚教他学神学。在神父面前于连表现得很虔诚。然而,与他苍白的脸色和温柔得像个姑娘的相貌相反,他的内心里却潜藏着执拗的决心,那就是,哪怕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

从小他就想离开维里埃尔前往巴黎,梦想有一天用辉煌的业绩吸引那里漂亮女人们的眼光。他想到了波拿巴,他在贫困交加中被一位美丽的贵妇人爱上,并凭借一把剑成为了世界的主人。一想到这儿,于连就感到振奋不已。

于连想当教士的想法来源于教堂的建造和治安法官不公正的判决。教士的年俸很高,而且有人支持他们,这使得法官做出许多违心而不公正的判决。于是,于连开始了神学的研究,然而,两年

这一部分插叙补充说明了于连追求的演变历程,过渡自然,在情节上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即拿破仑·波拿巴,1796年3月6日,拿破仑与已有两个孩子的贵妇约瑟芬·德塔谢尔结婚,他们的爱情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

的研究并没有压制住内心真实的想法。一次,在谢朗神父家的晚餐聚会上,神父把他介绍给在场的教士,他竟然口无遮拦,狂热地颂扬起拿破仑。事后他为自己的表现感到自责,内心很受折磨,不过最终还是原谅了自己。

这次,于连——这位看上去至多十七岁实际十九岁的年轻人——进入了维里埃尔的宏伟教堂。教堂里光线暗淡,没有一个人。他独自坐在一张漂亮的长椅上,看见跪凳上有一张碎纸片,上面写着:

“路易·让雷尔在贝藏松处决和临终前的详情……”

“谁放的这张纸啊?”于连说,接着发出了一声叹息,“可怜的不幸者啊!他的姓的末尾和我的相同……”他把纸揉成一团。

他出去时,看到圣水缸旁边有一滩血,其实这是洒在地上的圣水,只是被窗上的红布映照,颜色如血一般。

于连为自己的恐惧感到羞愧。

“我是个懦夫吗?”他自语,“不!我要准备战斗!”

对于连来说,老外科医生战争故事里经常出现的这句话,是一句可以激励自我的豪言壮语。

然后,他快步走向德·雷纳尔先生的房子。尽管他的决心如此坚定,但当他看见那所华贵的房屋时,难以克服的胆怯还是侵袭了他的心。



一个人无法改变周围的环境,但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念,这样才有可能放飞自己的梦想。于连就是这样,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他专心致志地学习,坚持自己的理想,从未放弃,最终迎来命运的转机,成为市长先生的家庭教师。所以,一个人在艰苦的环境下,一定不要自怨自艾,而要意志坚定,不断进取,这样才能走出困境,走向成功。

在天主教中,圣水是被牧师或主教祝圣过的水,圣水通常放在教堂门口的洗礼石中,教徒进门时用手蘸水在胸前划十字。

学百例

助写作

于连的这一句独白表现了他即将去市长先生家担任家庭教师前的彷徨和思想斗争,而以心理活动来推动故事情节也是该名著的一大特点。

初露头角



一个是羞涩帅气的家庭教师，一个是优雅迷人的市长夫人，他们的第一次相见会发生什么呢？当市长夫人怀疑他的能力时，于连又是如何展现自己的才华的？他是否成功了呢？

德·雷纳尔夫人优雅地从房间里走出来，发现大门口站着一个年轻的乡下农民，他脸色很苍白，像刚刚哭过的样子，身上穿着雪白的衬衫，腋下夹着一件十分干净的上衣。

这个乡下人站在那儿不敢按门铃，她走过去，温柔地问道：

“我的孩子，您来这儿有事吗？”

于连马上转过身去，德·雷纳尔夫人和善的眼光吸引了他，使他不再感到那么羞怯。不一会儿，德·雷纳尔夫人的美貌就让他忘记了一切，包括他来这儿的目地。德·雷纳尔夫人只得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

“夫人，我是来做家庭教师的。”于连终于说话了，他为自己的眼泪感到很不好意思，试图去擦掉它。

德·雷纳尔夫人愣住了，他俩站得很近，相互打量着对方。于连从未见过穿着如此优雅、容貌如此迷人的女性，而且还跟他和颜悦色地说话。德·雷纳尔夫人注视着他脸颊上的大颗泪珠，他的脸色由先前的苍白变为现在的绯红。很快地，她欣喜地笑了起来，像个小姑娘一样，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怎么，他就是家庭教师？她原以为聘请的家庭教师应该是一位肮脏的教士，并且衣衫褴褛，还

细写作

写于连脸色“像刚刚哭过的样子”，真切地表现了他初来市长家时的胆怯和不安。